

蟠逸齋藏帖

田蘊章題



田蘊章 主編

新华出版社

蟠逸齋藏帖

田蕴章题



田蕴章 主编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蟠逸斋藏帖/田蕴章主编.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011-9946-4

I. ①蟠… II. ①田… III. ①汉字—法帖—中国—古代 IV. J292.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3638号

蟠逸斋藏帖

主 编: 田蕴章

出 版 人: 张百新

策 划: 冯自勇

责任编辑: 董朝合

封面设计: 徐 靖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E-mail: 2457720249@qq.com

成品尺寸: 325mm×178mm

印 张: 54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946-4

定 价: 9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8600021856

010-63835978

出版說明

田蘊章，字存文，蟠逸齋主人，一九四五年生於天津。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教授、書法研究生導師、天津市政協委員、天津市文史館館員。田蘊章教授幼承家學，始攻歐書，長於楷法，兼擅行草。精研書論，建樹超俗。博通吟咏，雅好琴棋。其專著、墨迹、書法教學音像資料頗豐，特別是《每日一題·每日一字》三百六十五集，影響深遠。被譽為當代正書之翹楚，是正統派書家代表人物之一。

蟠逸齋藏帖甚富，此次出版的《蟠逸齋藏帖》為蟠逸齋九成宮碑、歐陽詢中楷陰符經、王維賢字帖、潘齡皋太史手札，既是市上罕見的精本，同時又是對田蘊章教授學書歷程的側面介紹。

《蟠逸齋藏帖》中除《潘齡皋手札》為田蘊章教授的父親蔭亭先生題簽與《潘齡皋手札第二集》為原帖竹清題簽，餘者皆為田蘊章教授題簽並作序，可見其書法功深而正統，行文生動而自然。珍貴的蟠逸齋藏帖可供書界同仁共飡並收藏。

新華出版社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目錄

(一) 蟠逸齋藏九成宮碑·····	〇〇一
(二) 歐陽詢中楷陰符經·····	〇五三
(三) 王維賢字帖·····	〇九五
(四) 潘齡皋太史手札·····	一四三

潘逸齋藏九成宮碑

壬辰春日潘逸齋



序

大凡臨摹碑帖者，必依善本而從之。然善本之謂則多以名人題跋或藏印爲據，居者寶之，缺者漠之。至其題跋之真僞、拓本之精粗則少人考究。家藏舊拓《九成》全無上述痕迹，除臨摹功用之外，似少市易之利。然予却視爲家珍拱璧，縱有世稱《九成》拓本之最佳者——明·李琪藏本，亦不肯易之。何也？所謂善本，當以舊而精爲要。舊者，謂拓本距書家生年愈近者，其泐損愈少者爲佳；精者，謂同一碑刻，同一年份，因其拓工技藝之高下，則拓本精粗迥異。是故舊而精者方可稱善。試以今大行於市之影印《李琪本》與《家藏本》互作對照，則優劣立見：

《李琪本》殘缺甚重，首頁「醴泉銘」之「醴」字，二頁「六年」之「六」字，四頁「膠葛」之「膠」字，十二頁「百姓」之「姓」字，十四頁「愛一夫之力」之「愛」字，二十一頁「在乎一物」之「乎」字，二十二頁「躊躇」之「躊」字，二十三頁「俯察」之「俯」字，二十五頁「東流」之「流」字，二十七頁「玄澤之常流」之「之」字，二十九頁「上及太清」之「及」字、「中及萬靈」之「中」字，三十一頁「出京師」之「出」字、「痼疾」之「疾」字，三十三頁「推而弗有」之「推」字，三十五頁「屬茲書事」之「屬」字、「國之盛美」之「之」字，三十六頁「詞曰」之「曰」字，三十七頁「絕後光前」之「光」字，三十八頁「書契」之「書」字、「冠冕」之「冠」字，四十頁「資始」之「資」字，四十六頁「戒溢」之「溢」字等近三十字皆漫漶不可復識。而上述諸字於《家藏本》中則基本字形完整（圖一）。另見《李琪本》首頁「祕書監」之「祕」字，二頁「皇帝」之「皇」字，六頁「良足」之「足」字，十頁「北拒」之「拒」字，二十頁「水源」之「源」字，二十三頁「高閣之下」之「下」字，二十四頁「東流」之「東」字，二十五頁「貫穿」二字，二十七頁「軋象」之「象」字等，皆泐損大半，必以上下文串讀方可辨識；而於《家藏本》上列諸字，基本清晰（圖二）。此外，《李琪本》剝刻痕迹嚴重者達十處之多，如首頁「醴泉」之「泉」字，十頁「輪臺」之「輪」字，二十七頁「蓋亦」之「亦」字，三十二頁「卿士」之「士」字，三十八頁「開闢」之「闢」字等，面目全非，其中尤以二十七頁「軋象」之「軋」字爲甚；《家藏本》中「軋」字之「日」微見中有豎式泐痕一道；而於《李琪本》中，竟將泐痕誤刻爲一豎畫，使「軋」變爲「軋」（圖三），此大謬矣！至於《李琪本》局部剝刻失真，更隨處可見，不勝枚舉。《家藏本》雖亦有輕微剝刻之處，但整體無失，縱觀完冊，氣勢挺拔爽目，點畫清秀喜人。羅公振玉若見此，必復曰「甫一展觀，精光射十步之外」。此其一。

或云：《李琪本》四頁「長廊四起」之「四」字，十頁「西暨輪臺」之「西」字，整體尚存，而諸本皆失，《家藏本》「四」字無存，「西」字存半，當作何解？答曰：識者一望便知，此係《李琪本》補刻之迹也。其刻工拙劣，點畫生硬，結體殭板，對照後文八頁「經營四方」之「四」字，二十二頁「閑步西城」之「西」字，斷非出自一人之手（圖四）。《九成》原石摹拓甚夥，風化剝落，加之劣工剝補，人為損害頗重。後世學者，不辨廬山真面，盲目跟學，致其點畫結字神形俱喪，與此關聯甚重。此其二。

又云：《增補校碑隨筆》云：「乾嘉後拓本「絕後□前」之「□」字，以《李琪本》度之，應是「承」字，誤刻成「光」字」。今觀《家藏本》即為「光」字，豈非剝刻之證乎？答曰：惜哉！早年嘗讀《增補校碑隨筆》，即見此說，乃輕信之，並引入拙著《九成宮醴泉銘探源》。後細睹《李琪本》「絕後□前」之「□」形，並與之前文「承以石檻」之「承」字對照，方知王說有誤。考《李琪本》前者形長，後者形短，可知後文之「□」並非「承」字（圖五）；再睹《家藏本》「絕後光前」之「光」字，亦非前文「光武中元」之「光」字之移刻，而後文「光」字雖稍有泐痕，依然一派歐風，實為原刻，無或疑焉！剝刻之說，何據之有（圖六）？此王壯弘先生一己之推測耳，否則，後文之「光」字天降之有乎？此其三。

或仍疑之云：《家藏本》莫非翻刻之物耶？答曰：予自幼攻歐，所見《九成》翻刻本、集字塗墨本等複製之物可謂多矣，雖字數齊全，偽跋充目，黑白分明，石花甚少。然字迹無神，點畫細弱，率更挺秀之姿，險絕之勢，蕩然無存，觀後，但一笑而棄之。細研《家藏本》，非止字數多於他本，且字字珠璣，金科玉律，每覽是帖，如入萬佛之寺，頓生敬畏之心，遠勝《李琪本》及宋代諸拓。若夫複製之物反超原作，敢問天下曾有類比之事乎？人知世界宮館藏寶之富，而流散於民間之寶，孰可計耶？此其四。

丁亥秋日，予曾赴麟遊，專程拜謁聖碑，但見石斷為五，遍體傷痕，剝泐鑿損滿目，文字殘缺驚心，點畫模糊，一似魂影。予躬拜於碑前，歎曰：「聖碑壽數將終矣！」語畢，愴然淚下。

為天下攻歐者學而有成，事半功倍，予曾著《九成宮醴泉銘探源》及《歐楷解析》兩書，雖屬引玉之作，然以研書之專，用心之誠，面對師友心無慚惡。今復將家藏《九成》舊拓付梓發行，共饗同道，不圖有功，但求得免懷寶之罪，即萬幸也。

詩云：煙花浮景一時新，惹得騷人競咏春。

憨直秋暉君可識？萬家柴米滿倉囤。

謹為序

己丑中秋月下 田蘊章

九成宮醴泉銘

祕書監檢校侍

中鉅鹿郡公臣

魏徵奉勅撰

維貞觀六年孟夏
之月皇帝避暑
乎九成之宮此則
隨之仁壽宮也冠

山抗殿絕壑為池
趺水架楹分巖竦
關高閣周建長廊
起棟宇縣葛臺

榭參差仰視則遙
遊百尋下臨則崢
嶸千仞珠壁交暎
金碧相暉照灼雲

霞藏新日月觀其
移山迴淵窮泰極
侈人從欲良足
深尤至於炎景流

金無鬱蒸之氣微
風徐動有淒清之
涼信安體一佳所
誠養神之勝地漢

之甘泉不能尚也
皇帝爰在弱冠經
營四方逮乎立年
撫臨億兆始以武

功壹海內終以文
德懷遠人東越青
丘南踰丹徼皆獻
琛奉贄重譯來王

西暨輪臺北拒玄
關並地列州縣人
充編戶氣財年和
近安遠肅群生咸

遂靈貺畢臻雖藉
二儀之功終資一
人之靈遺身利物
風沐雨百姓為